

【阅读提示】思考以下问题或谈谈自己的感受：①户口制度是否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试用课堂所学知识分析，户口制度如何影响劳动收入？②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不同政治哲学流派分别可能怎么看待户口制度？他们会支持什么样的制度？③北京的积分落户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分别造成了哪些影响？如何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请针对案例写一页 A4 纸以内的 Memo，并于本周六（11 月 12 日）下午 18 点之前发到相应的小课助教的邮箱。

左右为难

原文：《The Economist》2019. 12. 14 P48 杨东升译

原文见上页，仅供本案例教学

执着于对社会的控制，阻碍了北京变成高科技中心。

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两个中国人在北京发生了冲突。当时，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商人“小张”在其住宅小区被一位年长的邻居审问，并被要求证明自己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小张在新中国度过了大半生——一个昂首阔步、急于成为高科技超级大国的国家——31 岁的他是一个模范公民。他最近在一家著名的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获得了西方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一家外国咨询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旧中国，一个专横的地方，老男人和老女人都戴着红袖章，让他们坐在公寓楼外面，监视所有经过的人，其中，他是被怀疑的对象。

尽管小张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在他位于北京西北部海淀区的新家，从法律上讲，他是一个局外人。小张出生在邻省河北，属于一个白领移民部落，他们自称“北漂”，带着一种故作高傲的自豪感。它的成员很难被发现，但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中国另一个城市或地区。要想在北京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们必须通过改变户口（或称户籍登记），让北京成为他们的正式居住地，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完成一些艰难的事情以获得与就业相关的居留许可。张先生的审讯很简短。他出示了他的身份证和公司的证件给“老奶奶”询问，并坚称他“绝对是一个诚实的公民”，只是因为繁琐的手续而无法获得要求的证件。快去拿那些文件，她命令道。他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不久前他从当地警察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要求。

像张这样在城市出生、受过教育的外来人口，要比来自农村的工人阶级移民生活得更好。近年来，许多工人阶级移民被迅速驱逐出北京。尽管如此，当像他

这样的人想要成家时，他们的孩子在北京上学的队伍中排在最后面。他们被禁止参加首都的大学入学考试。对北漂来说，在北京买房甚至买车都是陷入了一堆条条框框。

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限制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之间的移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经历了 70 年不同寻常的严格管制。然而，政治纪律如今与城市的另一面仍然关系紧张。除了灰色、笨重的部委办公室，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创新中心，拥有一系列无与伦比的大学、风险投资公司、技术公司和文化企业。但在私人晚宴、酒会和非正式的咖啡会上，笔者从一些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老板和斗志高昂的初创公司的创始人那里听说，在北京很难留住中层员工。许多人表示，员工，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员工，希望搬到户口制度更宽松、住房更便宜、生活质量更好的城市，比如南方新兴城市深圳或湖畔城市杭州。

北京留住人才的困难延伸出了一个更普遍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即在一个专制、控制欲强的一党制国家，创新和创造力的蓬勃发展是否存在极限？与北京的流浪者交谈，不难得出结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表示，当前体系的局限在城市社会的中层最为明显。富人不需要关心户口，因为他们可以为子女申请外国护照，并把他们送到北京或海外的私立国际学校。至于低收入的农民工，他们通常会把孩子留在农村和乡镇的祖父母家里。受访者说，受影响的是有抱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被排除在外的方式还有很多。冒险的潮人仍然被吸引到北京，以及那些不关心孩子和赚钱的人——所谓的“佛系青年”——被北京令人惊讶的不恭敬、粗犷但又充满艺术气息的亚文化所吸引。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一些思想保守的毕业生，他们愿意到薪水低但容易获得户口和工作许可的国有企业工作。输家是那些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人：那些希望在私营部门工作并建立家庭的人。

北漂一族善于绕过官僚障碍。一位来自华中地区的前记者，现在为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他描述了他的一些朋友，他们在一家党报做低薪工作，然后休假一年去国外攻读硕士学位。另一个朋友毕业后在北京郊区当村官。户口是他的奖赏。如果她有一个孩子，她将和岳母一起生活，在丈夫的家乡天津接受教育。天津有很好的学校，对于有志于上大学的人来说，这里的竞争没有北京那么激烈。一个找好工作的地方，胜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政治阻碍了一些公司的发展。一位电影制片人指出，互联网和娱乐公司必须

与政府监管机构和审查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但他补充称：“如果条件允许，所有公司都会考虑迁出北京。其他城市也有多种类似北京的限制。深圳被称为文化沙漠。上海充斥着势力集团。正如一位金融家所描述的那样，北京可能是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聪明人组成的“大杂烩”。没有什么比在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更让人兴奋的了。尽管如此，每个北漂都有朋友计划着逃离，尤其是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北京不是一个实现他们梦想的好地方，”一个生活在新中国的人解释道。旧中国很少有个人梦想家。在北京，这两个创造力和控制力的世界日益碰撞，未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

一位北漂妈妈积分落户的第五年

少1分，就能被甩开几千名——这说的不是高考，是北京积分落户。

如果你是800多万北漂中的一个，而你又恰好满足了连续7年社保等条件，那么你将有机会进入北京积分落户系统。2022年，申报积分落户的122219人中，只有6000人能够出线。决定你能否出线的，是这个系统对你的评分——

你的就业和住所会被打分。工作稳定每年积3分，买房每年积1分，租房每年积0.5分。

你的教育背景和职住区域也会被打分。专科10.5分，本科15分，硕士26分，博士37分，高低之间足足差了26.5分；在系统里，城六区之外的郊区成了“香饽饽”，在郊区工作每满一年加3分，郊区每住满1年能加2分，最多加6分。

甚至年龄都要被打分。45岁是道坎，小于45岁，申请时能加20分，一旦过了这个年纪，分数便会逐年递减4分。市级以上的荣誉和年过10万的纳税额，则是积分的“buff”。

分数之和，决定你是否有资格成为北京人。

没有硝烟的战争

方楠已经很久没这么紧张过了。

她今年39岁，正面临一场落户北京之战。屏幕里，“北京积分落户帮高分群”（简称“高分群”）的群聊窗口被开到了最大，群里的排名，每分钟刷新一次。

次。

今年4月20日，距离北京积分落户申报截止还剩23天。按照惯例，在今年申报北京积分落户的122219名北漂里，只有分最高的6000人能够出线——“录取率”还不到5%。

为了估算排名，她加入了一个近500人的“高分群”。这个群，汇聚了12万名落户申请者中的高分者。自系统开放以来，由于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一年，北京落户分数线都以3-4分的速度上涨——从2018年的90.75分，已经上升到了2021年的100.88分。与此同时，这个高分群的入群门槛也在上涨。去年，98分才能进群；今年，入群门槛已经涨到了102分。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的现实——今年的入群分数线，甚至超过了去年的落户分数线。

4月20日，方楠在群里汇报自己的分数：105.29分。系统显示出，她排在1001-2000名。只要接下来不掉出6000名，她就是北京人了。

今年，是她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你可以把北京积分落户系统想象成一座塔，把12多万名申请者按分数高低放进塔里，每层放1000人，那么只有身处最高的6层能够落户成功。在高分群里，人们也像这样，把群成员按分数进行分区，比如方楠，排在1001-2000名，就属于二区。

一番统计之后，目前群里能进入六区的最低分数是103.5分——这是4月20日的分数线。

2022年6月25日			
排名	下限	上限	区间
1-1000	108.51	122.13	一区
1001-2000	107.17	108.5	二区
2001-3000	106.59	107.13	三区
3001-4000	106.17	106.58	四区
4001-5000	105.79	106.13	五区
5001-6000	105.42	105.76	六区
		105.39	七区
今日分数线	105.42		今日分数线

▲ 6月25日，六区的最低分数线已升至105.42分。图 / 受访者提供

每0.01分都很珍贵。只要分数不掉到七区，方楠就能落户，但七区的最高

分与她也就差了不到2分。距离申请截止还剩23天，她要挺过这23天。

也是在4月20日这一天，方楠所在的“高分群”群主高远也在忙碌。高远45岁，在一家外企工作，他在工位上，将一张记录积分和排名的表格藏在屏幕下的小窗里，“怕被领导看见”。一旦群里有新的消息，高远就得记录下来，再用“排序”键刷新一遍排名。

作为一个2018年就上岸，拿到了北京户口的湖北人，他在积分落户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朋友。2019年初，他们成立了这个公益性质的积分落户“备战群”。建群是因为，“大家都是北漂，落户也都不容易，我们这些过来人就整理了一些经验，作为志愿者在群里给大家答疑、出主意”。高远说，在北京，像这样已知的积分落户交流群，还有16个。其中，高分群就有6个，低分备战群数量更多。

在这些群里，人们像企鹅一样抱团取暖。有时候，即便是落户成功，但这个“抱团”的行为依然在持续。就比如高分群里的另一个北漂妈妈何婧，她是安徽合肥人，花了两年时间申请落户，成功了，本来该退群了，但最终又回来了。

今年5月，何婧向高远等管理者申请，想留下来当志愿者。她把一起积分落户的人称为“积友”，她说：“去年认识的，一大半都在今年放弃了。”尽管她平时习惯给群设置免打扰，但在今年落户季，她没有错过群里任何一条信息，因为她想给群里低分的人进行答疑。“北漂们拼命得到这个户口，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漂，北京就是我们家所在的地方。”

但一个残酷现实是，即便是高分群，每年能成功落户的人数也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进入系统

一天后，4月21日8点半，方楠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自己的排名。

“三千多名，还在六区之内！”她激动地蹬了被子。丈夫哼哼着翻了身，又睡了过去。

她对北京户口的渴望，是从有孩子开始的。

2013年，方楠的儿子出生了。小小的孩子抱在怀里，方楠觉得“自己得给他最好的”——包括高考的资格。在坐月子的日子里，她悄悄做了一个决定，她想成为北京人。也正是这个决定，推动她屡败屡战。

方楠性格独立。2002年，她从老家山西来到北京参加了成人高考，读了本科。

七年后，她靠着销售的工作，在通州买了套两居室。那会儿每平米才 7500 块。为了每月少点贷款，她找亲友借钱，凑出了 20 万的首付。作为一名单身女性，她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买房这件事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婚姻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当时，有人劝她，找个北京男人嫁了，“他们说以后有小孩了读书需要”。但她听不进去。“当时觉得太遥远了，没必要这么功利”。2011 年，她选择嫁给爱情，一个靠炒股谋生的年轻人。

对所有像方楠这样想成为北京人的非京籍来说，2018 年 4 月 11 日是个标志性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市人社局正式发布《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细则》，每年的计划名额为 6000 人。那一年，几乎所有人都抱着“重在参与”的心态。这也让当年申请落户北京的人数达到了历史第三——124657 人，超过了 2019 年和 2020 年。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能不试试？”那是方楠第一次参加积分落户。丈夫是自由股民，没交社保，只能靠她了。她列了张表格，把分加了又加——

只有 77 分。

“我眼一闭，鼠标一点就交了。”方楠说。那一年，分数线是 90.75，她差了 13 分。

像方楠一样，每个非京籍，都有在某个时间节点，感受到“非京籍”三个字砸向自己的时刻。有的是在报自己身份证号的时候；有的是在租房的时候；有的是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却没有北京社保卡的时候；有的是因为开外地牌号车进京，被贴条的时候；还有的是在买车、买房时感受到的不便的时候……这种“不同”，大部分时候是隐形的，只在特定时候出现。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高远。那会儿高远运气好，孩子上幼儿园那年，刚好赶上附近公立园扩招，幼儿园老师录取了他的孩子。但也不忘提醒：“你就是运气好，要是去年，你们这样的外地家长就没这个机会啦。”

到了小学，他运气依然不错。虽然公立小学的招生老师对他说：“外地的家长可能要排排队。”但他提前一年办好了工作居住证，孩子也顺利上了公立小学。

万万没想到，女儿会在身份认同上出问题。

“爸，我不是北京人吗？”一天放学后，刚上三年级的女儿问高远。

后来才知道，那天女儿课上教的是认身份证。别的孩子拿出户口本，身份证开头是代表北京的“110”，只有高远女儿的是代表湖北的“420”。

“她心里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了，有点闹别扭。”高远说。

那是2018年，积分落户第一年，他也决定积分落户。

申报那天，他瞒着妻子，在公司电脑上提交完才回家，“怕最后竹篮打水，她会伤心”。另一方面，高远也觉得，自己应该提前对孩子进行一些“残酷教育”，聊聊转学的事，以免真正到了离开北京时，孩子没有心理准备。那段时间，时不时地，高远就对女儿暗示，未来准备回到妻子的家乡牡丹江去。

“你妈妈在那里读的书，学校特别好！你太姨现在还是那里的校长，可厉害了！”高远说。

“那妈妈和你回去不就行了？”女儿直接顶了回去。

屡败屡战

在这场战争中，如果你仔细观察每年入围分数的涨幅，会发现一个规律——分数线的涨幅正在变大。2018年到2019年，分数线从90.75上升到了93.58，涨了2.83分；2019年到2020年涨了3.55分，而2021年又涨了3.75分。

分数跟不上涨幅的人，注定被淘汰。

方楠只有77分，是“吊车尾”的成绩，但她有一股不想认输的狠劲。

她出身县城，为了早点工作挣钱，读了中专。2000年她中专毕业，在烟草公司找到一份月薪八九百块的工作，但潜规则是，想进厂，得先给领导塞五万红包。

她一气之下报考了北京的一所大专。她甚至有想过，就这样一直读到研究生去。但2003年父亲去世了，家庭的经济压力骤增。没别的选择，方楠只能工作。但她不死心，十年后，她参加成人自考，又拿到了本科学历。

听说“工作居住证”等同于北京人身份，到了2018年，方楠又办下来了工作居住证。她管它叫“绿卡”。但她发现，说是这么说，但在真正入园、入学的次序上，工作居住证依然排在北京户口之后，更不用说还有高考这个心结。“太难了，没法让人松一口气。”

她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积分落户之中。她在电脑上专门建了一个文档，用来记录自己每年的进步，这些分数和排名她看了太多遍，已经能背下来了——“2019年，从77.29分到81.29分，上涨4分。分数线93.58分，排名38003名。”

这上涨的 4 分，来自稳定的社保。

“2020 年，从 81.29 分到 91.29 分，上涨 10 分。分数线 97.13 分，排名 21767 名。”

这一年的 10 分来之不易。是她闯出农村，进入北京，拥有稳定工作、住所的证明。

2020 年，是方楠迎来的第一个转机。修订后的《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申请人在城六区之外的自有住所居住，每满 1 年积 2 分；同时在本市城六区外工作的，每满 1 年积 3 分。

简单来说，房子买在通州，工作也在通州的方楠，可以最多累计加 12 分！

她离北京人的身份越来越近了——“2021 年，从 91.29 分到 98.29 分，上涨 7 分。分数线 100.88 分。排名 13462 名。”

这一年，只差 2.59 分。而明年，她还能再加 7 分！

正当方楠竭尽全力追赶分数线的时候，她的潜在对手们——800 多万北漂中的有资格者，也在越来越多地杀入战场。

即便是看似和睦的高分群内部，内里也暗流汹涌。积分落户系统，某种程度上接近于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新产生的高分者，必然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低分者的出局。



▲ 高分群内，大家相互鼓励。图 / 受访者提供

对于后来者来说，要想超越像方楠这样分数靠前的人，就必须找到能够“弯

道超车”的加分项目。

排名不断更新的一个月里，群里火药味渐浓，质疑每天都在发生。“去年你不是才 90 多分，今年怎么上了 100？”一名群友对另一人的分数产生了质疑。矛盾点集中在他人的分数涨幅上。“你说，你的分是不是找了中介？”听到别人是靠郊区房加的分，质疑才停下。

如今，积分落户“弯道超车”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意。高分群群主高远发现一个现象，有越来越多的中介想混进群。有帮忙挂靠郊区公司的，有帮忙搞定国家专利的，还有帮忙在郊区买房的。他们大都伪装成想要落户北京的人，在群里发言：“我有个朋友在排名上‘弯道超车’了，你们想知道为啥吗？”

有些群友禁不住诱惑。一名群友靠着中介，将自己的工作挂靠在了郊区一家公司里。另一名群友觉得这是耍手段，破坏规则。两人的争执很快成了群里的骂战。双方争执不下，最后高远出面，劝退了那名找中介的人。从此之后，“弯道超车”在群里也成了禁用语。

这是积分落户生意的一个侧面。

有人“弯道超车”，那就必然有人被淘汰。在排名不断变更的一个月里，群成员人数每天都能减少两三个。高远的 Excel 分数表中，不断有人的名字掉落到六区之外。还有几名家长，年纪眼看就要 45 岁了，在此之后，按照规则，分数每年都会倒扣 4 分，拿到北京户口再无望了。

有一次，他私聊了一位快要 45 岁的父亲，对方沉默了许久，回复：“好，我准备带孩子回老家高考。”后来，高远听群友说，那个孩子转学后成绩一落千丈。

还是输了

方楠的排名还在降低。

2022 年 5 月 12 日 8 点 15 分，方楠登入了系统。

系统页面上，加载的箭头转了几圈，标红的分数出现在屏幕左侧——105.29 分。

右侧是排名：6000-7000 名。

“今年没戏了。”

她还是输了。进入六区的分数门槛从前一天的 105.25 上升到了 105.38，方

楠差了 0.09 分。这就相当于，就差了不到 0.1 分，她却出局了。

方楠需要一段时间消化这个消息。9 岁的儿子在家上网课，丈夫还在酣睡。她独自一人踱到了楼下的公园。她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再慢慢打算，但是眼泪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她想弄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她翻出统计了往年申报人数和分数区间的表格，一栏栏分析——她发现，往年“弯道超车”的人数在 1000 人左右。而今年，“弯道超车”的有 2500 多人。

她被这些人反超了。



▲ 图 / 电视剧《三十而已》

另一位父亲刘鹏，也在这次 2022 年的系统中落榜了。他说自己已经看淡了，“很佛系”。说是这么说，但他语气依然显得愤愤不平。靠着结婚时买在郊区的房子，他一年能有 6 分的涨幅，按照他的估算，自己今年能从 49000 名进步到 43000 名。但如今，系统上显示的排名才 45000 多名。

这个排名，令人沮丧。

然而，在高分群里，与方楠同一批准备落户的另一个人却上了岸。方楠喊她冰姐。冰姐开导方楠：“这些弯道超车的人，通过找中介、在郊区买房，靠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实力，只是努力的法子不一样，你也怨不得别人。”

“你上岸了才这么说。”方楠呛了回去。但她也少了一个埋怨的借口。她回到家，给丈夫看了排名。这位资深股民托着腮分析：“完了。”

在尝试积分落户的第五年，方楠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郊区加分已经加完，今年之后，她似乎已经再无额外的分可加了。

高分群群主高远，这些年也见证过太多次类似的遗憾。很多人，在最有希望过分数线的时候失败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他们只会离分数线越来越远。

他自己就是个差一点失败的案例。

那是4年前，2018年10月15日的下午，当时他偷偷跑到公司楼下。平日里不抽烟的他，想到要公布积分排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

中华香烟的包装壳上，印着金灿灿的天安门和华表——那也是高远来北京后，第一个好好逛过的地方。那时他想看人民大会堂，得在人群中踮起脚，把脖子伸得老长，“感觉自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当时的他对于北京，充其量只是个游客般的存在。

他从未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北京人。

手中的烟还在燃烧着。QQ群里，一名好友在群里喊：“出排名了！”

高远赶紧切回网站，他以92分多的分数成功上岸。当年的分数线是90.75。那天还是妻子的生日，高远打电话给她：“我有个惊喜要给你，咱们落户成功了！”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随即传来啜泣声。

如今再回想这些，他有些后怕。一旦当年已年满45岁，自己就将永远失去机会。而以他当年92分的分数，放到现在，没有任何竞争力。

战争旷日持久

2022年6月25日，落户分数线再次刷新，105.42分，已经比去年上涨了4.54分。

这一上涨，远远超过了之前每年的涨幅。

最终的分数线，将在7月11日确定，并进行公示。

但这一切都与方楠无关了。这位从农村闯到城市，一路经过中专、大专、成人本科的北漂妈妈，在这一年里，关于她的积分落户战争已经提前结束了。

然而，北漂和北漂之间的命运也是不同的。有方楠这样为北京户口连续拼搏五年都失败的人；也有群主高远这样，在积分落户制度里幸运胜出的人；还有通

过人才引进、应届毕业生落户等方式拿到户口的人——一名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靠双一流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身份，工作一年后就拿到了落户北京的资格。他在社交平台凡尔赛：“北京落户，是越来越简单了。”

有一位留学生，是个西安姑娘，24岁回国，通过留学生政策拿到了北京户口，4年后，她决定带着一岁的孩子回到西安，原因是“在北京的生活质量没有西安高”。

还有三名北漂，因为见义勇为，获得了市级以上的荣誉称号，额外加了20分，并因此落户成功了。

而群主高远，是那一类虽然拿到了北京户口，但心里却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的人。他心里最熟悉的，还是湖北家乡那一片不用踮起脚、就能尽收眼底的稻田。6岁前，他是光着脚在稻田的田埂上跑着长大的；6岁后，他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去稻田里干活，帮衬父母。但10岁的女儿无法理解高远心中的稻田。

高远总是试探女儿：“你是哪里人？”

“北京的呀。”女儿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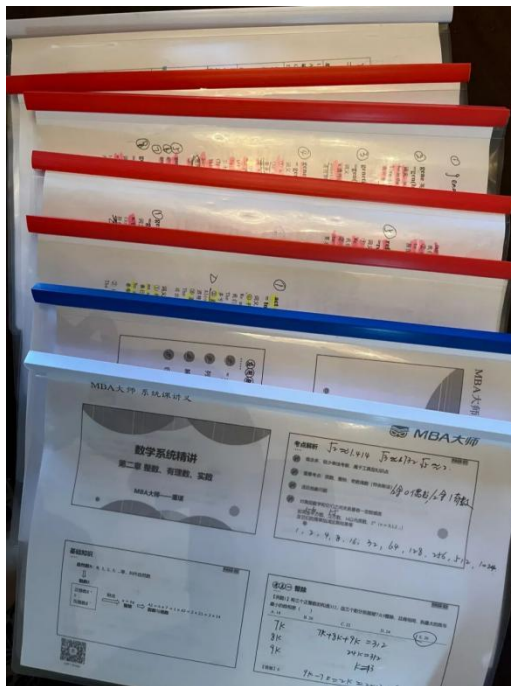
“不，你是湖北人。爸爸就是湖北的。”高远每次都笑嘻嘻地纠正。

无论是积分落户，还是身份认同，战争都旷日持久。5月的一天，晚上11点，方楠书房的灯还亮着。以往这个点，她早已经睡了。挨着书桌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笔记。

白天的时候，高分群里，一名拿到110高分的“一区”母亲拍了张考研资料的照片，“今年我肯定能上岸，不用考研了。我手上的考研教材群友们自取，免费送。”方楠仿佛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回复：“我要了！”

她还不准备放弃。她要报考今年的研究生。她已经39岁了。

因为研究生能加26分，本科生只能加15分。



▲ 方楠的备考笔记。图 / 受访者提供

最近，她9岁的儿子似乎也看出了些苗头。平时，晚餐后母子俩总会去公园里散散步。但有一天，儿子突然严肃地对方楠说：“妈妈我不去散步了，你好好学习。”

“我从来都没和他说过这些，但其实孩子什么都知道。”方楠说。